

在人间 | 写给90岁父亲的家书： 风雨数十载 你一直是我们的精神支柱（下）



年轻时的父亲。

与此同时，我也为中美临床医学交流，推动中国癌症临床学术进步尽了最大的努力。在中国各大医院的临床放射肿瘤医学界，桃李满园。不仅如此，我也救治了许多来MD Anderson 诊疗的中国癌症患者，大部分是中晚期病人。许多中国病人已经成为了我多年的好朋友。

今年春节前夕，我公开发表了一封给母亲的家信。家人在文章发表后一周才获悉文章的内容。父母一直没有对信表达意见，让我一时忐忑不安。后来，父亲对我说“为人类的进步和健康尽力，为征服癌症而奋斗，我们为你自豪”，“作为一个炎黄子孙，无论你们生活在哪里，只要顽强拼搏，自强不息，奉献社会，这就是继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”。他现在的最大愿望就是他的孙儿孙女以后也能像我一样。如今，我的大儿子已经在美国临床医学博士毕业，走上了医生的道路。

我一直在想，如

果父亲生长在我这个年代，他又会怎样？在过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，他一直是我们的精神支柱。当母亲舍不得我远走他乡时，父亲对我说“只要对人类的进步有帮助，能走多远走多远，能飞多高飞多高”。我每年带回家的各种奖状，他看成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敬。大学期间返乡，父亲像是遇到多年的朋友，与我长谈到深夜，直到母亲说“孩子刚到家，让他休息吧”。

1990年，我飞向了太平洋彼岸。离开中国32年了，在许多问题上，我和父亲所获的信息，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角度，以及得到的结论，已经不尽完全相同了。但是，在善良、正直、进取、感恩和奉献上，父子却是始终一致。

燕山雪花大如席

感谢邓小平先生，圆了老老爹、父亲和我三代的梦。父亲退休前被聘请为高级教师，后又成为“解放前参加革命”的离休老干部，诗书学

会负责人。老老爹这个曾经的“地主军阀”，后来成为当地的政协委员，书法学会负责人。昆明市著名的西山的风景区里，还留下了他写的对联。

80年代后期，云南和平解放纪念日，省政府第一次将那些昔日的国军滇军将领汇集在省政协礼堂。龙云、卢汉将军分别于1962年和1974年在北京去逝。幸存下来的老人们在聚会上焦急地寻找自己当年的长官和弟兄。一位当年的团长在人群中找到曾是他老长官的老老爹，扑通一声跪下来，老泪纵横地报告：“大哥，当年兄弟我手下的所有营长、连长、排长，全部都在文革中被整死了。”

两位老人抱头痛哭。

时代发展潮流里的一粒尘埃，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。

飘走的那只鞋

故乡的抚仙湖通常都是那样的碧波荡漾，温柔可爱。

记得在我6岁的时候，母亲从学校教导主任变成了澄江县“老虎山”脚下—一个村落的户主，带领七名教师，住在由牛棚改造的宿舍里，接受“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

怕我一个人留在牛棚不安全，我后来被送到当时父亲任教的万海小学，一个建在抚仙湖旁边的学校，插班读一年级。其实，我当时还不到上学的年龄。

由于经济困难，家庭负担重，买不起鞋子，母亲亲手为我做了一双新的布鞋。有一天，我一个人去湖边用玉米棒洗鞋，一个波浪打来，卷走了我放在旁边的另外一只新鞋子。

那是我唯一的新鞋子，是母亲用粗针，一针一线缝制成的。为了这双鞋，她的手，一次又一次被针扎出血来。丢了一只，另外一只就没有用了。

我哭着跑到学校把父亲找来。那是一个冬季，父亲脱掉衣服，纵身跳入冰冷的高原湖中。浪涛一波高过一波，父亲的头时隐时现。那一瞬

间，我突然不再想要那只鞋子，我想要爸爸赶快上岸。

人们都说青春无限好。父亲的青春，既有兢兢业业，更有小心谨慎，甚至胆战心惊。父亲对我说：“50岁以后，我的生活才是人生中最风平浪静的日子。”而我对父亲的记忆，定格在他被关押在孔子庙里远远看着我的眼神，结核病复发时眼角的泪水，以及为我寻找失落的鞋时，在起伏的波浪中那个时隐时现的头。

父亲的河，岁月的河，历史的河。

就像在波浪和海涛中寻找的那一只鞋子，失去的，再也找不回来。

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：那就是能看清世界的真面目，但依然爱着这个世界。（完）

凤凰资讯



我们一家人的合影。